

庄稼地里都有秘密。

一块地，我奶奶种下花生，它就长出花生，撒一把芝麻，它就长出芝麻。这不是秘密，说明庄稼地很诚实，你种什么，它就长什么，也让你收获什么。但我在棉花地的一个角落，偷偷埋下了几颗西瓜子，其中的一颗瓜子发芽了，这就是秘密，我和棉花地共同的秘密，那些棉花苗，和西瓜苗看起来差不多，但棉花苗长得更快，而且它是往上长的，很快个头就比西瓜苗高了，棉花苗帮我掩盖了这个秘密。西瓜苗长出的是西瓜藤，贴着地面跑，它差不多要跑出棉花地了，这会让人发现的，我一把将它揪了回来，让瓜藤的头，向着棉花地的深处。它一次次试图往外跑，都被我一次次捉了回来。长大了我才知道，比它高的棉花，挡住了它的阳光，它是想出去透口气，晒晒太阳呢。

等到棉花开了一次花，我的西瓜也开花了，它们又同时结果了。棉花结的是棉果，西瓜结的是西瓜。等到西瓜比棉果还大，棉果不高兴了，“啪！”气得炸开了，炸成了一朵白白的花。西瓜一日日长大。可惜天气很快就凉了，我的西瓜也长不动了，只有碗口那么大，比村里西瓜地里的西瓜，小多了。我搞回家的时候，我奶奶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棉花地里结的瓜吧。她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，难怪她给棉花地锄了三遍草，西瓜藤还能安然无恙。

水稻田里有更多的秘密。

一块水田，没有插秧苗的时候，只是白花花的一片水，啥也没有，更别说什么秘密了。但一旦插上秧苗，秧苗成活了，青翠一片，水稻田就热闹起来。

最多的，是青蛙。它们原来都藏在稻田附近的水塘里，那里是它们的老家。等到池塘边的水稻田都变得绿油油的，它们就搬家了，一个个从水塘里爬上来，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地跳进稻田里。村里的很多年轻人，也跑到遥远的城里去了，城里的楼房，跟稻田里的秧苗一样，又高又密，且

西红柿快红的那几天，每次视频我妈都会催促：“你们啥时候来摘啊？”让我颇有压力。想起去年夏天西红柿熟了的情景，那是本市最热的几天，我给爸妈报了旅游团出去避暑，可他们又放不下西红柿，催促我们火速去摘。我没驾照，家属那几天也很忙，待有时间去的时候，西红柿全烂了……为此我内疚了很久，下半年起心动念开始学驾照，为的是来年自己开车，说走就走，在西红柿们遭遇不测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赶去抢救。

这回家属爽快地答应去摘西红柿。

今年雨水太多，西红柿大部分有伤痕，有的是鸟啄了几口，有的是淋了雨炸裂的小口子，要赶在变色前赶紧吃掉或送人。我妈说“这些西红柿今年就不给你舅家



水稻田里的秘密

孙道荣



山乡 余平 摄

不断地往上生长。稻田里有青蛙们爱吃的小虫，永远也吃不完，稻田里的青蛙们从此衣食无忧。吃饱了，它们就“呱呱”地鸣叫，唱着爱情，我们放学了，路过水稻田，眼尖的看见了一大群游动的黑影，不用猜，那是青蛙们爱情的结晶——小蝌蚪。这要是被偶尔来乡下走亲戚的城里孩子看见，定要捉几只回家去养，被抓到城里的小蝌蚪，还能不能长成青蛙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从小就知道，青蛙是益虫，我们不会捉它们。等到这些小蝌蚪都长成了大青蛙，稻田里就是真正的蛙声一片了。哪个夏夜，我们不是摇着芭蕉扇，枕着蛙声入梦的？哪个农村的孩子，不是被蛙声催促着长大的？

一场大雨后，水稻里来了更多的客人。水稻田比旁边的水塘高，那么多的雨，落进稻田里，稻田很快就

满了，大人们拿把铁锹，将稻田挖几个缺口，让多余的水，流进池塘里。这几个缺口，仿佛一扇扇诱惑之门，勾起了池塘里众鱼的好奇心。它们迎着水流，“刺溜溜”地向上蹿越，逆流而上，去寻找比池塘更好玩更广阔的天地。稻田是什么呀？那一排排，一行行，一列列的水稻，构筑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。兴奋的小鱼们，在稻株间穿梭，游玩，嬉戏，很快它们就会发现，自己迷路了，再也找不到回到池塘的路。这时候，就该我们这群光着腩的孩子们出场了。不用鱼叉，也不用网兜，一双手即可，看到鱼的脊梁背，双手左右包抄，一捧一个。不甘心的鱼，在水稻田里仓皇逃窜，它们不知道稻田里的水终究是浅的，根本藏不了身，再说，它逃走时的水花，出卖了它。大雨之后的水稻田，成了我们快乐的捕鱼场。青

蛙们吓得噤了声，不是跳着逃开，就是藏在稻棵旁，一动不动。等我们满载而归，稻田里才会再次响起青蛙们的“呱呱”声，这次它们不是歌唱爱情，一定是在用蛙语，责骂我们这群淘气鬼吧。

家里养的鹅和鸭，也想去水稻田玩一玩，捉捉迷藏。鹅不能放到水稻田去，这些蠢笨又贪吃的大头鹅，看到绿色的青草，就想啃几口，它们并不知道水稻是庄稼，不是青草，是不能吃的。隔壁小黑子每次放鹅回来，赶着鹅群经过水稻田，已经吃饱的鹅，还会一伸脖子，卷几棵水稻叶，用竹竿赶也赶不走。路边的水稻都矮了一大截，就是被小黑子家的鹅偷吃的。但是鸭不一样，鸭子不吃草，它对稻秧一点也不感兴趣，但是，水稻田里，却有它最爱的小螺丝、蚯蚓什么的，有时候，还能捉一两条小鱼小虾，打打牙祭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甚至能捉住一条小泥鳅，那就是开大荤了。鸭子们一旦进了水稻田，就将扁扁的嘴巴插进水里，像个梳子一样，一边往前跑，一边将水里、泥里能梳出来的食物，一网打尽。水稻已经长得很高了，你根本看不见鸭子在哪里，没关系，你看见一排水稻像赶着浪一样，摇摇晃晃地往前，那就是鸭子在奔跑。鸭子自己不知道，它是稻田里的好帮手，它的嘴巴和爪子，帮水稻松了土，它随吃随拉的粪便，成了水稻的营养。

等到水稻抽穗，灌浆，鸭子也不能放进水稻田了，鸭子不吃稻叶，却会偷吃还没饱满的稻米。再说，这时候，水稻也不再需要更多的水份了，稻田的四周，都开了缺口，将稻田里的水放干，没逃走的鱼，会干涸而死。青蛙也暂时告别稻田。稻田由青而黄，一直努力向上长的稻株，这时候，也慢慢地垂下它们谦逊的脑袋。现在，水稻田将展现它最大的秘密，它在等待镰刀，它将在晒谷场上，铺开一地的金黄。

那是大地和生命，生生不息的秘密。

的好姐妹。我今年去给刘姐送西红柿的时候，又一次深夜长谈，她感慨地坦言道，其实是舍不得我离开，而现在她从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。

我妈嘴上说不给舅妈送西红柿了，但她还是装了一箱，并在院子里挖了两棵绣球花，让我回去时“顺路去你舅妈家，她可能不稀罕西红柿，但她上次说她喜欢绣球花”。我哑然失笑，看到这些虽然疙疙瘩瘩，但也红彤彤的西红柿，想起一句歌词：“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可以红着脸。”看来我妈还是放不下她的老亲戚，就像舅妈和我妈每次搬家都会在对方那里放一把钥匙。有件事我一直没敢给我妈说，去年我妈催促我去抢救西红柿，我脱不开身向舅妈求助，舅妈跑过去打开门，扔掉了厨房一箱烂掉的西红柿，把“案发现场”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免于我爸妈回去看到一地狼藉心痛。

好吧，别担心，真正的感情是富有生命力的，就像歌里唱的：“我们要相互亏欠，我们要藕断丝连。”会有人去抢救西红柿，也会有人主动伸出橄榄枝，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

抢救西红柿

肖遥

了，你舅妈那人讲究，她会嫌弃这些西红柿卖相不好……”我猜大约不全是卖相的问题。记得舅妈和我妈有段时间也曾好得亲姐妹一般，后来舅妈的娘家拆迁得了好几套房子，每年走亲戚她都会劝我妈买房，我妈颇不以为然。后来房地产市场穿越了几度牛熊，我妈都很能自洽，我妈越自洽，越是对舅妈的冒犯。我妈喜欢“我过啥样的生活我就美化啥样的生活”，而舅妈则需要“我过啥样的生活我就鄙视别样的生活”，于是，俩人逐渐话不投机，渐行渐远……

越是亲近的人，越是容易产生求全之毁、不虞之隙。那几年，我和学姐兼同事刘姐关系很好，好到下班一起散步，聊得意犹未尽，坐在环城公园里促膝长谈到深夜……后来我俩倒也还保持着成年人的体

面，客气地交往着，但已经不会亲密到——毫无保留地引为知己，不介意吐露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，就像我妈和舅妈不会亲密到分享瓜果，不介意它们是歪瓜裂枣——的地步了。我俩友情的裂隙从何时开始的呢？大约是在我辞职以后，刘姐无意中转述跟她家人聊到我说的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”，我听了大为吃惊：你竟然把那种我不屑并努力挣脱的生活叫“一手好牌”？也许我从未认可过她的价值观，就像她也从未真正与我共情？不过，我和刘姐友谊的小船有惊无险地划过了瓶颈期，抵达了新的境界。如今，刘姐时常用自己的方式不露声色地支持我，转发我创业公司的每篇公号文，给我推荐客户，帮我策划文案……她依旧是那个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疯狂给别人撑伞